

春雪

CHUNXUE

陈大斌 著



春雪

CHUNXUE

● 陈大斌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春 雪

著 者/陈大斌

责任编辑/李方鹰

封面设计/李楚春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航天部七〇七所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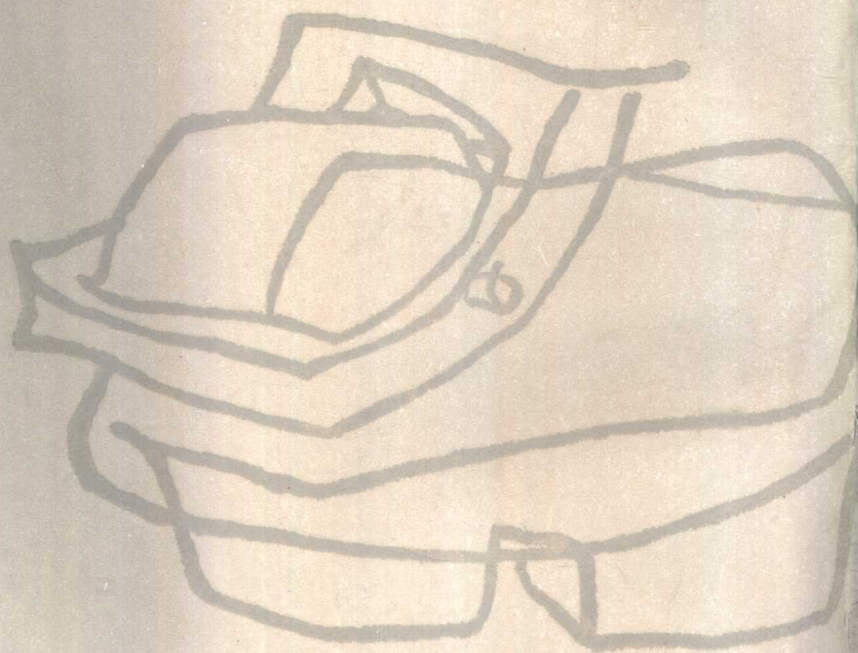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0.5 字数/270千

版次/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N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ISBN7-5048-1327-3/I.204 定价: 3.80 元

1904



1904

目 录

1. 春雪	1
2. 冢法	29
3. 从春到秋	62
4. 家乡的柳林	75
5. 石头哥	88
6. 秋雨绵绵	108
7. 清泉	128
8. 正月刮春风	151
9. 远山的呼唤	164
10. “包湖”序曲	182
11. 青山巍巍	200
12. 种瓜人传奇	214
13. 煎饼缘	229
14. 多难之春	242
15. 茫茫风雪夜	311

春 雪

庄稼人盼了整整一冬，盼红了眼，盼焦了心，直到交罢“立春”节，才盼下这场大雪来。也不知道一个冬天里，天上积攒了多少雪，鹅毛般的大雪片落了一天又一夜，天明醒来，地上的积雪没了行人的腿肚子，天上还是纷纷扬扬，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无边的淮北大平原，千条大路，万条小径，无数的村庄房舍都压在皑皑雪层里，立时间，五颜六色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银白。

天早大亮了，这个公社所在地的九湾小镇，仍躺在厚厚的雪被窝里，昏昏沉沉地睡着懒觉。说句实在的，也亏得这场大雪，才把小镇上一切令人不快的景象全给掩盖了。要是在晴好天气里，外地人看见我们小镇的真容，那该多么寒碜呀：一街两厢几乎全是东倒西歪的土墙茅草顶的小屋，沤得发黑的草屋顶上，补着花花绿绿的化肥口袋拆下来的塑料布，不然，屋墙透缝，屋顶露洞，遮不住风雨，雪花雨水就能落到屋里主人的床上或锅里。街道高低不平，这里鼓出个岗，那里又洼出来个坑，满街是烂坯脏土，那怕一阵小风吹起，鸡毛蒜皮就漫天飞扬。更煞风景的是，谁家的老母猪竟在通衢大街上卧坑打泥，猪狗大摇大摆，在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拉屎撒尿，粪尿混着污水积成塘，流成溪，臭气满街，飘向四野……

可是，雪下得这么大，又叫人担心：这些东倒西歪的破烂小屋，能经得住这么厚实的积雪的份量吗？

可是，再破烂再脏，九湾小镇毕竟是公社的首府，自有不同

于那些荒村野店的优越之处。譬如说吧，这里的消息便是全公社最灵通的，几十个村庄，万把几千人里的什么稀奇古怪事儿，都会在这里传扬。特别是象这样的大雪天气里，正是谈天说地、传播各种消息的好时候。你听，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在说什么吧：

“哎呀呀！这回可是出了邪的了！小芦湾生产队昨天夜里掀翻了天……”

“哪个小芦湾？”

本公社的人竟不知有这么个小芦湾，可见这地方是多么不起眼。大约从开天辟地那会儿起，这个小村庄就没有出过什么引人瞩目的事儿，实在是一个被世人遗忘了的地方。可这回，刚一声说要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可就一下子戳破了天，捅漏了地，惊动了公社领导和四乡八邻。

这自然成了今天九湾小镇上的头号新闻。

小芦湾村毫无出众之处，村里的人也都是些搬土坷垃的芸芸众生，在村里算是个人，出了村便没人认得。在村外有点儿名气的大约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当了多年大队长的胡二海。自然，九湾小镇上的人，一说起小芦湾村那破天漏地的事，就会想到那个大名鼎鼎的胡二海。

再听，人们正在说着他哩：真是毛驴头上长了角，三伏天里下大雪。那位人送外号“阎王蛋”的胡二海，这回竟然被弄趴下了！听说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他爹作检讨，还下了保证，立下了规约字据，要坚决改正错误了！

有些略知本社政治历史而又好转脑子的人，对这话持着怀疑态度，说：这事儿倒真是稀奇新鲜，可却没法儿叫人信服。过去这么多年，搞了那么多运动，县、社派了多少个工作队下芦湾，又烧开水又磨刀，可就是没刮下他那一身“刺猬毛”。他自称“钢嘴铁牙”，从来不检讨！他们问道：这回是哪一级党委领导，派了什么样的能人，使出什么样的绝招，治住了这“阎王蛋”呢？

一位看来知情而又有几分权威的人答道：“哈哈！稀奇也就奇在这里了。这回是上级没派人，只是他住家的那个小小的小芦湾生产队，几十户普普通通、土眉土眼的平头社员百姓，就把他治住了！听说领头的还是个嘴上没毛的后生小子咧！”

这胡二海大江大河都闯过，怎会在小水沟里翻了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弄清实情，可不能只听这小镇上人们的道听途说，还得上小芦湾去听听看看。

这天一早，天上就开始飘起了雪花。虽然是下雪天，小芦湾的庄稼人，也不象九湾镇上的那些人，能稳稳沉沉地躺在被窝里。一大早全村男女老少就全起来了，公鸡扯着嗓子欢快地鸣叫，人们兴冲冲地你呼我唤，跑出跑进，没吃早饭，人们都跑出来铲雪扫路了。大伙面有笑容，说话声里带着几分喜气。

一个留着偏分头的高高瘦瘦的青年，兴冲冲地在雪地上奔跑后。他那打着几块大补丁的破棉袄，早让雪水打湿了肩，下身穿着条显得过短的破绒裤，脚上穿一双稻草拧成的“草窝子”，没穿袜子，长长一截脚脖子裸露着，冻得通红，象根红萝卜。鼻尖耳垂和脸颊都冻得紫红紫红的，可精神头却挺旺。只见他出这家进那户，喊着：“大叔，大婶，过晌咱们开全社社员会！上级批准咱们这穷队实行联产承包到组。过晌咱们就动手砸那害人的‘大饭锅’。”

这满村跑着，一心要砸“大饭锅”的小青年是谁？他就是小芦湾生产队的现任、也就是第二十八任队长胡四诚。

胡四诚也是个可怜人儿，今年二十五岁了，还没有讨上老婆。这在实行晚婚的城市里，不算什么；可在乡下就被乡亲们列入了“老大难”的行列，面临着打一辈子光棍，当“绝户头”的危险。

他本是个心高志大的人。他爹在世时节衣缩食供他上到高中，可没熬到高中毕业考大学，他爹病故，老娘又悲又急，火从中来，心火竟“烧”瞎了双眼。小四诚还未起飞便折了翅膀，再无高飞的可能，把爹埋进黄土后，便回小芦湾来搬土坷垃，担起这穷家的重担。

小芦湾村不大，可事儿不少。1976年“反击”高潮中，第二十七任队长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一开春便撂桃子不干了。眼看春耕大忙已到，队里没个领头的，群龙无首，连下地都没人招呼，社员们急得团团转。胡四诚急得红了眼，挨门数户地喊叫：“咱们庄稼人不种地凭啥过活哩？没有队长，咱们就自动起来干吧！”就这样，没经任何形式的选举，他成了“临时代理队长”。一年下来，生产虽无什么发展，他也没干出什么名堂，可倒也一片公心，不抓不挠，对社员们不要态度，取得人们的信任，大队里也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冬天里驻队干部一发动，乡亲们把四诚选成了正式队长。大伙搬着指头算了算，公社化以来，本村已先后有二十多位当过队长，他不多不少，正是第二十八任。

几年来，他使出了全身力气，“喊哑了嗓子，累瘦了身子，跑烂了鞋底子，就是胖了一对眼珠子”，结果仍然是集体家业空，社员家里穷。一连三年没给社员分过一分钱。正当他心上的那股火要熄，也准备自动下台的时候，党中央三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来了，他身上又燃起了烈火。这不，他带着大伙正要动手砸那害人的“大饭锅”，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这天过晌，“砸锅会”在队上饲养院的大草屋里“开幕”。人来得从没有这么齐过，社员们冒着大雪跑来，挤满了大草屋。

这“砸锅会”由胡四诚主持，全队三十户，预备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六户。胡四诚说，“再别搞强迫命令，咱们来个自由结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弄来弄去，家住在小芦湾的大队长

胡二海，却没有一个组肯要，闹成了个“单干户”！你说这还了得！

胡二海家住小芦湾村，由于种种原因，在村里的威信低到了零度，连自己的亲生老爹都气得跟他分门另过。社员们瞧不上这位大队长，大队长也瞧不起这小小的生产队。他虽在队上吃粮支钱，可从不肯出席队里任何形式的社员会。反正贷款、救济、返销粮，只要有好处，二十八届队长里，哪一个都是自己不分，也不敢少了他的，干活嘛，他更好说，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阴天下雨不下地，太阳大了也不下地，重活、脏活更是不沾边儿，哪天天气好，不冷不热，无风又没大太阳，再赶上他们高兴，也下地去比划几下，家里，场上，地里，哪儿的活路轻快上哪儿。伸伸手，晃晃脑袋就得记全工分。总之，这“大锅饭”头一勺“带豆儿的稠饭”，得先使笨篱捞进他的碗里，这已成了多年的常规。

今儿过晌的会，胡四诚这几天来反复通知了好几遍，说家家都要按时到会。而且给他说了好几车好话，让他胡二海去“压压阵角”。这高帽子一戴，胡大队长这才说：“孩他娘，你去应个卯吧。”

“大队长娘子”这才屈着身份去与小民们一齐开会。她手上捧着毛线活，进门来到会场中心冲着大门的明处，找到草筐倒过来当座位，端坐下来，眼皮向屋顶上翻。

社员们开始结合小组了。她稳坐钓鱼台，屁股没挪窝，心里想：谁不争着抢着要跟大队长家“对象”哩！谁知偏没人上前来找她。连她那当饲养员的老公爹胡老刚都有人争着要，却没人来同她夫妻俩这壮劳力“结合”！

慢慢地，会场上形成了五个人堆儿，五个组的人挤在一起亲热地说着，笑着，呼喊着的，却没有一个来同她搭话。她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冷遇，心里挺不是滋味。她坐在门边上，向四下里搭讪

着，高声大噪地喊着：“我说，乡亲们，可都不要不好意思。大队长不管高级低级，也是社员嘛。谁来对象我们家都答应，保证不偏你们的面子！”

喊了好一会，还是没人搭理。会场上五个人堆在五处欢乐地说笑着，把她甩在大屋子中间，象竖在市场上卖不掉的一捆秫秸。

后来，各组开始推选组长了。这下她有点发毛了，火急火燎地喊着小队长：“四诚！我那四诚侄儿！我们家到底算哪个组的哩？”

胡四诚本是胡二海同姓近房的侄辈，平时跟大队长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嘴上喊着叔、婶，心上着实尊敬不起这二位长辈。今天他只顾来回忙着，不知是有意回避着她，还是把这位婶娘给忘了，竟没注意没有人去“结合”她。听她一喊，才注意起来，忙向大伙喊：“社员同志们，先别忙选组长，还剩下咱们大队长这个大户没结合哩！快，都说话，哪个组要？”

胡四诚象大拍卖似地加大劲喊了几声，没人搭理。四诚也没有啥好办法，请起这位婶娘，拉着她的袄袖子，满会场上转，一个组一个组地讨问：“大队长家，就上你们组吧，行吗？”这就象上门推销了。

可这推销成果也不大，转遍了五个组，五个组的人都是急忙地摇头加摆手。

问题就这样越来越严重了。

最后，“大队长娘子”没被任何一个组“结合”进去。胡四诚也没有咒念了，带有一脸难色，陪着她站在会场中心，学着外国电影里常见的动作，摊开双手，苦及着脸，对婶娘表示着爱莫能助的遗憾表情。

“大队长娘子”哪里受过这种轻视，腾地一下子火了，胡乱把毛线一团，跺了跺脚，愤然离开会场回了家。

冬 天里白日短，开了这么会子会，就黑了下来。

“大队长娘子”急匆匆回到家，进了上房，只见她男人正坐在桌边自斟自饮。见她进来，丈夫递过一盅“口子大曲”，说：“娘子辛苦了，这大寒大冷的天，开什么穷会。快来喝一口暖和暖和身子！”对会上的事他连问都不问一句。

“大队长娘子”一扬头喝下那盅酒，骂道：“看他娘的怎么个闹法吧！全队分五个组，哪个组也没人要咱们家。小四诚他娘的也对我装洋蒜，等着瞧！明天他胡四诚不抬上八抬大轿上门来接我，老娘就不入他什么乌龟王八组！喂，我说二海，你好好听着，他小四诚给咱找难看，你还不趁早撸了他那小队长！不早早治治他，他还想搭梯子上天摘星星哩！”

女人还在撒泼，胡二海可愣住了。当了多年干部的大队长这上头可比长头发的女人明白，急忙忙问清了原因，不由得头上直冒汗水珠子，没心思再听他老婆胡啰啰，更没心思喝酒了。忙把酒盅子一丢，披上大衣就往外窜。

女人不知他这是咋了，问：“干啥去？”

胡二海没停步，回过头来焦急地说：“我得去看看！”

女人撇着嘴：“你慌个什么神哩？拉开架子在家等着，看他不上门来赔礼！”

胡二海哪还有心思理她，几步窜出了院门。可等他赶到会场时，会已散，社员们早走光了，只留下一屋子呛人的烟气。

他急忙跑到胡四诚家的小院前，推开柴门，扒在窗户口上，用少有的亲热口气喊道：“四诚侄儿在家吗？”经不住这雪天的寒冷，早已躺进被窝的四诚娘，忙披上衣裳坐起来搭话：“这孩子过晌出去开会，到这时候也没见回来。他叔，你进来坐坐吧。我点火你烤烤，你们办公事的辛苦，多冷的天也不能安生歇着。”

胡二海这会儿哪想进去听这瞎老婆子的废话？

没听到回答，四诚娘忙说，“他叔，要不，等他一回来，我叫他立马去寻你。你就别满处寻他了，这雪天雪地的。”

胡二海烦躁地摇了摇头，不等她“罗嗦”完就窜到院外，对着暗夜叹了口气，骂道：“这又鬼又愣的小子钻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天已经黑了，放眼四望，村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风雪茫茫。这位大队长心绪不宁地在雪地上站着，他真不知道这会儿是该回家等着，还是该继续去找胡四诚？他还没拿定主意。风雪无情地扑打着，他的头上，肩上都落了厚厚一层雪。双脚也深深地陷进雪窝里。

现在，胡四诚哪去了呢？

散会之后，他连家也没回，摸着黑、顶着雪，急匆匆地往村外奔。他要上大芦湾村找大队党支部书记老芦栓汇报分组的情况。他就是再愣，也知道今天出的事儿不寻常，把大队长一家给拉下来，没有人要，这事可不能不往上级报告。

他刚走到村头上的饲养院门口，忽听有人喊他，由于思路过于专注，他没听清是谁的喊声，顺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影站在雪地里。他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饲养员胡老刚——大队长的亲爹。他忙喊道：“老刚爷爷，你站在这雪地里干啥哩？”

老头子说：“我知道你这会儿准在家蹲不住，要去找老芦栓。好小子，雪天雪地路不好摸，来，把我的小马灯提着。”老人回去提出饲养员的小马灯来递给胡四诚。

四诚心上热乎乎的，涌出一肚子话来要对老人说。可是这哪是说话的时候？老人也特别能体谅四诚，摆摆手说道：“快走吧，孩子，天不早了。”随手又把身上的半截棉大衣披在四诚身上，说，“你这也算当了几年干部。头没帽子脚没鞋，快披上爷爷这棉衣，路上挡挡风寒。”

四诚哪里肯穿，忙披回老人身上，说：“我这会儿身上要冒

火哩，你半夜还得起来给牲口添草，快穿上吧！”说完提着马灯就奔向那茫茫雪原……

他走出村头，回头看看，只见老人那高高的身影还站在雪花地里。他亮开嗓门喊了声：“老刚爷爷，快回屋里去吧，当心别受了风寒！”

他从心眼里敬重这位老人。

不要说胡四诚，在小芦湾村里，有谁不敬佩胡老刚为人的刚强和正直哩！尤其是胡老刚择婿招亲和取义舍子这两桩事，在村里村外被传为佳话。

胡老刚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刚出生半年，老伴就伸腿闭眼离开人世。老刚在地主的长工屋里拉扯着两个孩子，当爹又当娘，日夜煎熬。到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女儿长到了十六岁，象鲜花一样绽蕾放朵了。老刚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黄毛闺女时，谁也不来相帮，可等闺女出落成了大姑娘，注目的人可就多了，甚至也有那些浪荡子弟，还有的是富裕户托人上门说媒。老刚死活不允，却偏偏自当媒人把花一般的闺女嫁给了一个逃荒来的长工刘三河。提起这些，谁不夸赞老刚一身穷人的硬骨头！

刘三河并不是本地人，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鲁南人，还是豫东人。日本鬼子投降之后，这个没爹没娘的十几岁的孤儿，背捆破棉花套子流落到九湾一带，操着北方的“俚腔”沿门乞讨，到处卖个另工。当时，九湾一带土匪横行，各种牌号的地方民团到处拉兵抓丁，国民党军队更是见青年男丁就捆。当时给一家大户人家当长工，死了女人未续弦，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胡老刚，怕这孩子整日东奔西闯招上祸，就把他带回大院，向地主求情让他当个小帮活，专管割草、喂猪羊。小三河能吃天下苦，干活不惜力，老刚很是喜欢。几年相依为命，临解放前两年，胡老刚把十八岁的刘三河叫到自己跟前，问他：“你说，咱爷们处得怎样？”三河说：“你就象我亲爹一样。”老刚笑了，说：“可

我不想当你爹，亲爹干爹都不当。”

三河问：“那我叫你个啥？”

老刚红了红脸说，“我倒想当你个老丈人！”他膝下的闺女与三河同年，还未许人，可见老刚说的不是玩话。

刘三河受宠若惊，慌乱地说：“使不得，使不得！”

老刚拉下了脸，问：“她配不上你吗？”

“不，不！”刘三河又摇头又摆手，姑娘长得俊俏又能干，按自己这德行，走遍天下再难得寻着这么好的了！

“那就不要再推三卸四，我也不是养了闺女没处送。看了几年，我算相上你这个人了！人品好比万贯家财都顶用。”

“人？可我是外乡人，又穷！”

“我就富吗？穷人疼穷人，咱一不贪财，二不图势。你的家也好说，找不到老家就跟我在这一湾过。哪乡黄土都养人，无处黄土不埋身。要是有朝一日你找到了老家，寻见了爹娘，你带着闺女远走高飞回老家，我也绝不拦你。”

听到这里，刘三河扑通一声跨倒在老刚面前，喊着“爹爹！”热泪淌了一脸。

老刚扶起他来，说，“七尺男子汉，还兴哭？要敬爹，就听爹一句话：你的脾气太毛躁，不改改，对你可没啥好处。”

刘三河连着点头称是。就在这年春节前几天，他成了老刚的女婿。

花烛之夜不到一年，1948年的初冬，解放军从山东打到淮北平原上，逃跑的蒋军更疯狂地抓伏抓丁。对解放军的谣言也风传过来。那年冬天，青年男女几乎全躲进了地下的红竿窑子。一天，半夜里，老刚端着灯把儿子女婿全喊了出来，说：“别再躲了。我看清了，解放军是仁义队伍。我给他们带了几十里路，不打不骂，一口一声喊大叔，处处照顾着我！”

土改时，老刚说：“我看准了，跟上共产党干没岔子！”女

婿、儿子都成了积极分子。刘三河以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由衷地热爱共产党，土改后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不久又选出去当了脱产的乡干部。人人见了老刚都树大拇指，一定劲地夸他的女婿对敌斗争坚决，也夸老刚当初的“火眼金睛”识英雄。可是胡老刚却是心事重重。他叫过女婿说：“你可别腾云驾雾，不知自己能吃几个红筍了！出去干公事，可不是好干的。你没文化，睁眼瞎，光知道拚命，是个莽张飞，有勇无谋！还有，你那脾气也得着实改！你看土改队的工作同志，哪个不是讲道理，耐心柔性地待咱老农百姓的哩！那些就是你的样子。”

合作化之后，儿子胡二海也当了不脱产的社干部。可是，“一门出了俩干部”的光荣，并没有给老头子带来多少欢乐，刘三河提拔成乡长之后便露出他的弱点。捉特务挖浮财生龙活虎，可一拿起书本，一坐下来学政策条文，不出一袋烟的功夫上下眼皮就打架。开会讲道理，总是枣核儿截板——没有几锯（句）。推行工作全凭大嗓门训人，下命令硬压。开初，老人规劝他还听，后来，久而久之也便成了“习惯”，自己似乎也不想改了。

儿子胡二海更让他揪心，除了染上姐夫到处训人的官架子之外，再加上不下地干活，成天背着手满地转悠，有时候，大白天竟在家里睡大觉。这象什么庄稼人啊！不干活多吃大伙的粮米，脸都不红！老头子觉着这种饭不干净！老头子整日整年地跟儿子说他的人生哲理：“庄稼人要土地刨食，淌热汗换稀粥。”嘴皮磨出了茧子，可儿子全当耳旁风，嘴角上挂着笑，说：“爹，我如今是干部。”老头子摇摇头叹惜：唉，他是干部！别看官小，权可太大了！一队一社几百上千的人，吃、用全由他说了算！命都捏在他们手上哩！

等到“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一切理儿都颤倒了。胡二海竟被评上了“学大寨的标兵”，“敢斗敢批的硬干部”。会上，群众的嘴闭上了，没人再敢提意见了。可背后哩，一肚子火气能不

发吗？“日他娘，别想过上好日子了！一个大队‘脱产’干部一大串，都当掌柜的，全要咱养活着。苦干的吃不饱，不干的吃的好！”老人听了这话，心上针刺般地疼，他恨不能脱鞋底狠揍儿子一顿，扭着耳朵把他扯下地干活去！他一端起饭碗就想起乡亲们的话，他觉着这饭不干净！碗里盛着别人血汗哩！夜间他睡不着了，眼眶子熬得又红又肿。最后，他一咬牙下了狠心，跟儿子分门另过。“宁愿饿死，不吃白食！”儿子不依，几乎跪下央求，可老刚说的还是这几句话：“庄稼人土里刨食，淌热汗换稀粥，我不能跟你吃那不干净的饭！”

老刚这一招真象给胡二海当头砸一闷棍，他那里受得住？忙去搬救兵，请来当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姐夫劝说老爹。

刘三河说啥也不同意他们父子分家，劝着岳父说：“他有缺点，我们帮助他嘛！这事包在我身上！”

老人白了女婿一眼，说：“我早看透了，你要是真能帮好他，我也不走这一步！你帮他？还不知找谁来帮助你哩！这几年你约摸着自己干的还不懒吗？听听乡亲们怎么捣你的脊梁骨！整天闹呼些啥里？庄稼越种越稀，草都快长到锅台上了，人人都在哄地皮，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就看不见？这算革他娘的什么命哟！土改时工作队上的同志，哪有一个象现在的你们这些干部，尽折腾老百姓！？”

老头子象火山爆发一样，倾吐着满胸腹的忿怒。刘三河搓着手，仍在劝说：“爹，这形势总会好起来的，要有信心……”

没容他说完，老头子又吼了起来，“信心，就信你们？就凭着你们这一套，到了驴年马月也弄不好，我看透了！”

刘三河觉着老人越说越“出格”了，忙说：“爹，快别说了，要是让人听见……”

“我就是让人听见哩！只怕我这忠言没人听！”

这些话可真的让别人听见了。那时候，胡四诚和一群乡亲们